琴書大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四

金臺蔣克謙國光輯
無錫江　曉子明校

歷代彈琴聖賢上

庖犧

庖犧生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冝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作三十五弦之瑟又斲桐為琴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其樂曰立基曲曰駕辯

女媧

女媧生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作笙簧又曰宓犧置琴女媧和之是知女媧亦善琴焉

神農

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民以赭鞭鞭草木始有醫藥作五絃之瑟又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黃帝

黃帝時容成子有道知音律初為黃帝造律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鳳凰覆上乃到太山合鬼神帝以踹鍾之琴奏清角之音

帝堯

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之餘迹則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楊子嘗云法始乎伏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當大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堯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帝舜南薰解愠

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側微

也以琴自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更瞍象之難而絃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蓋然也舊傳有思親操此之謂乎及有天下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極也

大禹

大禹悼鯀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水土觀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㵘㵘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嘗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為大也

成湯

成湯成契之苗逢夏之亂脩仁行義以率諸侯嘗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云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畎畝操也蓋湯聘伊尹於畎畝而作也

太王

太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于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之地美於豳其遷于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蓋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為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為夷狄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為太王自作也其辭曰戎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于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余命遭斯太王能責己而祔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王季

王季太王之〻〻太王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祇迪厥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王季既立思太伯不得見於是作哀慕之歌見於琴操其首云先王既徂長寶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懷又曰瞻望荆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馮我憂嗚呼太伯王季孝友純至周室席是以王其積德可謂深厚矣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其此之謂乎

文王

文王當紂之時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

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之在羑里也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及其出也作拘幽操或曰離憂操所以傷已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歷紂而欲誅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曰揚子云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

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始是歟

武王

武王既承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于周中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成王

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政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聲洋溢瑞物揔至乃作神鳳之操召康公詩云鳳凰鳴矣于彼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

周公

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治太平於是四海和會越裳氏重九譯而來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廼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嘉遠人之服而歸美于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其恭慎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絃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為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孔子㕦壇鼓琴

孔子生周之季逢魯之亂轍環天下而不遇於是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謀間魯以疎孔子於是盛飾女樂以遺魯君時季桓子專政亦不悅孔子之用也乃受女樂君臣遊觀三日不朝孔子以謂魯君臣之志荒不在於治不足與有為遂去之它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出敗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猶徘徊不忍去復廻望魯國而龜山蔽之乃歎曰季氏之蔽吾君猶龜山之蔽魯也故作龜山操其辭有云無斧無柯奈龜山何斧以喻斷柯以喻柄無斷割之柄則不能去季氏也自魯適衛過曹鄭遂至陳久之復

適衛既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矣夫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者盖琴操所謂將歸也其辭曰秋水深兮風揚波船檝顛倒更相和歸來歸來歸爲期秋水深者險難也風揚波者威暴也船檝顛倒者行不以道也遭時如此不歸何以哉又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困窮哀彼無

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及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講誦絃歌不輟後自衛反魯過隱谷有幽蘭獨茂子喟然曰蘭香草也而與衆卉為伍如聖賢倫於鄙夫也乃作猗蘭操其辭有云如何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之處感憤之深切也又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則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嵂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後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於是刪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賛易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其刪詩三百也孔子皆絃歌之合於雅而後取也莊子

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此因夫子之好琴而寓言也孔子以魯哀公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余嘗讀龜山之辭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聞猗蘭之名而歎盛德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則魯將復興乎曰夫子之為司寇也外沮齊侯以壯邦君之威內隳三都以削大夫之勢可謂勇於有為矣使其得志之久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故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豈過論哉

許由

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云堯嘗遜天下於許由許不受且

恥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有冢存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概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畧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樂楊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于後者或其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夷齊

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讓其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為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微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此所謂采薇操也遂餓死于首陽山盖耻商周干戈之事而思堯舜揖讓之節萬世之下聞其風者亂臣爲之竦懼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爲聖之清者

箕子

箕子者紂之族也太史公云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也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爲太師王子比干爲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之奴比干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爲之奴者紂使爲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也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懼於拘囚也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焉嘗作傷殷操蓋見其暴亂以至于顛隮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誅三監命微子以嗣成湯之後爲周室所賓禮云

伯奇　履霜寫哀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時吉甫

長子曰伯奇次曰伯封伯封繼世之子也故欲立之給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實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螫我趣為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為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為之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讒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介之推

介之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偕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為文公推

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虵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于下志願不與他得同伍龍虵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户虵獨仰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恢不眄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絃桐之間矣之推節士也晉侯方與郡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之推秉忠高厲遁而去之風烈凜凜足以激貪而矯浮矣

史魚

史魚者衛靈公之大夫也孔子嘗稱其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以諫公公不聽史魚病且死戒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魚死其子不敢違靈公弔之問其故知以尸諫也有諫不違之歌見於琴操然琴操言其飲藥以死殆非也家語劉向新序俱云病耳

顏子操琴獨樂

顏回字子淵道德充茂去夫子一間耳孔子氏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况子淵乎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知樂之致也仲尼閒居子貢入

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顔回拜手曰回亦得之矣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張 除喪成聲

顓孫師字子張聖門之高弟也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也禮經稱焉

子夏 除喪不成聲

卜商字子夏以文學見稱大君子之門嘗受書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古者喪既除必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子夏之志所以使民企而及之者也子張之志所以使民俯而就之者也其行雖不同同歸于正而已

閔子感猫捕鼠

閔子騫名損以孝見稱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

也謂其氣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若是乎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向見猫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是諸曾子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然則登孔氏之堂者孰非知樂者乎

子路　北鄙之聲　陳蔡絃歌　和琴辭圖

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也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患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危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種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疋夫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稱其改而

子路卒不得其死豈其禍難之萌先見于音聲夫子知而
戒之乎夫子遭厄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病莫能興孔
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
由来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
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明日免于厄及孔子之於宋宋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
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俗乎夫詩書之不講
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
是非丘之罪也命矣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
之曲三終圍者觧甲而罷盖孔子之門雖造次顛沛不捨
絃歌是以處窮而彌泰獨立而不懼終致於無事也

曾子釋疾援琴　夢狸殘形

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晚事孔子當孔子之在陳蔡也曾子少未及從行故孔子論德行不及曾子孔子還魯而曾子行益高故為之作孝經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曾晳怒擊之幾死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然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瞍小棰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死則陷父於不義矣曾子造孔子而謝過曾子嘗夢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援琴而鼓之作殘形操有立於戶外而聽之者曲終入曰善哉鼓

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見其首也蓋夢猩而無首此爲怪祥君子居正以俟命禍至不喜禍至不懼故鼓琴以寫其意而曾子卒無禍後之君子可以監矣又有歸耕之曲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見於琴操萬世之下言孝者必稱子輿美夫

原思　歌聲金石

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憲褚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

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語觀原思之問夫子之答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歌慕其賢也

子賤 單父鳴琴

宓子賤人不齊爲單父宰彈鳴琴聲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賤任人子期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故異也然子賤豈徒鼓琴而已哉固能作樂以平心氣審音以知政教心氣既平政教既得有不治者孔子稱之曰尚德哉若人賢之深也單父至今有子賤祠及琴臺存焉

楚商梁

楚商梁者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爲商梁耳琴操去商梁

出遊九皐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置罘罔於荊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震電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懼然而驚顧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於是南梁歸其室彈琴而歌作霹靂引以謂苟非人君則何以出畋獵如此之盛遇風雹如此之懼耶其云莊王者殆是歟昔人有云楚莊王無災而懼此亦近之其卒句云國將亡兮喪厥年夫畏天之威而惟危亡之憂者所以不亡也舊傳莊王有琴名繞梁然則莊王固能琴耶

師曠　南風不競　濮水新聲　玄鶴舞廊廡

師曠字子野晉人也生而失明然博通前古以道自將諫

諱無隱或云嘗爲晉大宰晉國以治蓋非止工師之流也其於樂無所不通休咎勝敗可以逆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已而果然至於鼓琴感通神明萬世之下言樂者必稱師曠始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平公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

代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琴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者不如清徵公使為清徵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角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然則琴者樂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曰治平之世民心熙悅作樂足以格和氣暴亂之世民心愁慼作樂可以速禍災可不誡哉世衰樂廢在位者舉不知

樂然去三代未遠工師之間時有其人若師曠者可不謂賢哉及夫亂久而極雖工師亦稍奔竄是以摯干繚缺之疇相繼亡散而孔子惜之也

師襄子 操知文王

師襄子蓋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者是也夫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黙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師蓋云文王操也夫以琴為聖人師其工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襄遠矣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者蓋古人之教人者常待學者之自得而未盡善也自得則悟之深而左右逢其原矣

瓠巴　鶴舞魚躍

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于中而物格于外蓺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蓋其兼善於瑟也

師文　四時叩絃

師文鄭人也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

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而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冰威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適乎心故可以應於琴若師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

君子之學於琴者宜正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則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幾矣

鍾儀 南音土風

鍾儀者楚人也見拘於晉晉侯觀于軍府見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乃命歸之當衰亂之世賢者任於伶官至其執於強國猶能守節自免也

師經 琴撞文侯

師經者事魏文侯使經鼓琴問曰使我言而無見違不亦樂哉師經以琴撞文侯不中左右請誅之師經曰臣聞堯舜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為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

檀桀紂非吾君也文侯釋之不加罪古者工執藝事以諫雖在戰國猶或餘風尚存文侯能容之賢哉

榮啓期　鼓琴三樂

榮啓期魯之隱者也孔子遊於太山見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之樂多矣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死者吾今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孔子既聞琴為之説樂三日其和聲所感如此夫人之常情不樂乎内而樂乎外是以貧則思富賤

則慕貴生則懼死乃僥覬於性分之表沈酣於聲利之域而不能自復者皆是也如啓期之樂人孰無之柰何不樂哉故道家者流喜稱啓期之為人足以警夫貪而不止者也

伯牙　蓬萊迎師　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琴者也見稱於春秋之後雜見於諸家之書嘗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精未能得也成連曰吾雖傳曲本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予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湧群馬悲鳴仰天歎曰先

生亦以無師矣盖將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云

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况於人乎

鍾子期　高山流水　擗琴絕絃　聞磬知悲

鍾子期楚人鍾儀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鼓琴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之安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汝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知音也子期夜聞擊磬者聲甚悲旦召

問之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死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得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偶睹之意欲贖之無財又身為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人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蓋子期於音皆然非獨琴也夫志有所存則見於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則得焉或識於斯須之間或知於千載之下合若符節周衰樂散世罕知者以伯牙之藝而獨一子期能知其志子期死是以發憤而絕絃也後之人知其曲者鮮矣又況察其音亦鮮矣又況探其志者乎

鄒忌子　善非琴理

鄒忌子者齊威王之相也號曰成侯始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子推戶入室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以是知其善也何獨語音治國家而弭人民則皆在其中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相印當是時齊國天下莫彊焉信乎鄒忌善知音而威王善用人也然則君子之為琴也豈止繁絃美奏而已哉固將以治人也子賤以為一邑鄒忌以相萬乘皆有得於琴者也

雍門周　韓娥鬻歌　孟嘗感泣

雍門周齊人也雍門者齊之東門也始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長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止忘向日之悲也故雍門之人特善歌哭效娥之遺聲至周尤稱為能始以哭干孟嘗君又繼之以琴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擯厭襲於窮巷無

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胷當足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矣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居則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

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
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楚王
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讎於弱薛譬之
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
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不血食矣高
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
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
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
睫而未殞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徽揮羽角切終
而成曲孟嘗君涕泣增欷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
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蓋雍門生者齊之辯士也彼見孟

嘗擅執國命久矣又方以薛驕齊忽於遠謀士不能尊其君下不能定其嗣故以琴諫其後孟嘗君死諸子爭立國遂絕而齊亦衰矣

子桑

子桑者莊周嘗稱之子輿與子桑友而霖十月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矣夫周雖多寓言然博識於幽遁之士固亦有實矣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兵

心氣而不至隕穫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

屈原

屈原者楚之賢大夫懷王之時秦欲吞兼諸侯屈原為楚使於齊以結其援秦聞而患之使張儀賂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於外懷王絕齊與秦為秦所欺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及襄王立又聽讒放屈於江南屈原眷眷於楚雖遭擯逐而不忍去其國也雖在厄窮而猶冀悟其君也終卒不復屈原發憤恥居濁世自投汨淵以死世傳有白沈曲而離騷之名亦橋琴中其感憤傷切猶有遺音㲄後世推其意以度此曲故然也

宋玉 曲 須 高 和 須 寡

宋玉者楚人也為屈原弟子嘗賦類屈原而哀傷感憤曲仲諷諭楚威王嘗問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邑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人屬而和之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王又自云嘗援琴為和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為琴矣當戰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寖遠雅聲益訛惜哉

下和

卞和楚人也得玉璞獻之楚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謾刖之王薨復以獻王又使玉工相之亦曰石也王以為謾再刖之及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問其故對曰寶玉以為石正士以為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命剖璞觀之果玉也天下謂之和氏之璧和既伸其志於是有信立追怨之歌見於琴操夫為和之計者不自琢而藏之盖以天下之寶希世之珎必為國器不忍以為一已之私也然抱之它邦何往而不售雖屢刖其足猶眷眷於其國卒泮群疑而章至寶豈非忠厚歟

泳犢子　見雉而感

泳犢子者年七十而鰥居出薪於野見雉雌雄並飛有感

而作朝飛之曲事見琴操夫聖人在上民不罹於兵役不勤於財用則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豈復有沐犢之歌哉聞其聲足以戒也嗚呼匹夫銜冤則陰陽為之感動庶士抱怨則金絲為之增哀為政可不慎歟

商陵牧子 去婦鼓琴

商陵牧子者娶婦無子舅姑將去之婦聞中夜而起倚戶悲嘯牧子於是援琴鼓之作別鶴之操為物介潔而薄於情欲蓋既以傷離又自勉以義也韓愈作操辭云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雖有所不忍其如義何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公無渡河

霍里子高者蓋隱君子也為朝鮮津卒旦方刺船有狂者被髮提壺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遂溺而死於是撫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遂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然則古人豈無意耶蓋嗟世之人怵於勢汩於利視巇危不少知避以至罹禍喪軀者多矣其與狂者之蹈深淵何以異哉故作此引足以戒也又琴操有屠門高者秦倡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咸致災異屠門高為之作琴引以諫焉然太史公作滑稽傳獨不及高者何耶琴操之言未足盡信也

龍丘高

龍丘高者楚人也久客勸游思歸於楚心悲不樂於是彈琴作楚引以象其風俗攄其志意焉彼思歸而不得者將迫於干戈困於難寠使然是亦足哀也已

樗里牧恭　聶政附　夜聞天馬

樗里牧恭報父之讐竄于山澤夜聞天馬鳴以爲追吏遽奔而已詰朝視之乃有馬跡意謂天馬也曰天以此警吾耶於是深遁于澤中援琴鼓之作走馬引以象天馬之聲恐懼之狀也以其發於義烈故君子有取焉耳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儫人教以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記云刺韓相俠累此云韓王宣從史也此曲雖載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管絃所宜也

三士　離須明光附　琴調別散

其思單子城與石文子叔懲子三人請楚至於險阻而逢飄風暴雨絕糧無衣度不能並生於是二人者以單子為貴共推衣餉以活單子而二人者死之及單子至楚楚王撫之單子引琴為別散之聲王聞而問焉單子道其故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乃賜單子金而命葬二子故有三士窮之曲又有其門離須者其元從軍久不歸而離須復當遠行轉餉離須有季弟將使寓於它室弟淚不忍別欲從其長兄離須固止之而弟固欲往及離須還訪弟而不得故有子安之曲又有楚明光之子組始明光事楚昭王銜命使趙有羊申甫者諧其有他志昭王怒將囚明光明光適

去其子組作追怨之歌嗟乎聞三士窮之曲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惇友悌之情觀追怨之歌可以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參見於它書疑其姓名有牴牾故共為之傳以存其槩云耳

漢高祖

漢高祖既定暴秦帝天下十三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名曰大風起者歸

令及天下也雲飛揚兮潤澤加生民也安得猛士守四方者憂海内之未輯寧也王通曰大風安不忘危此之謂也

漢元帝

元帝嗣承孝宣柔仁好儒而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幽眇夫為人君而知音樂固宜去鄭復雅以成一代之樂孝元徒能鼓之而不聞有所更化曷益於治哉元帝子定陶王亦知音帝稱其才史丹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丞相衡可以相國也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

四皓

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此四人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採芝以食故傳有採芝操及高祖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高祖客以迎焉太子得以為羽翼遂用自安盖四賢者皆遁世無悶者也彼聞秦滅漢興豈不欲一出哉蓋高祖召之禮不備故不至太子召之禮備故至然度太子材不足以有為也故雖至而復去焉王元之以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淮南王安　八公變化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好書鼓琴故傳有八公操八公者皆神僊也以王好道術乃往謁之初詣門皆鬚眉皓素俄化

為十五童子露髻青髮色如桃花王聞之徒跣出迎以登思僊之臺張綺帷設象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禮以求教八公復為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收繫虎豹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越海呼吸千里一人能入蹈水火兵刃莫中一人能變化轉徙惟意所為一人能防災避害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為金乘龍大清在王所欲王遂受丹經藥成未服會雷被事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曰可以去矣乃與公登僊山大祭即日登天然漢書以為安自殺不著其僊去也

司馬相如　琴挑文君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漢世而少善鼓琴嘗客游臨邛令與之相善邑富人卓王孫知有貴客為具召之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皷一再行卓氏女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納之故史氏謂長卿以琴心挑文君嗚呼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使其無卓氏之疵豈不為完士哉雖然其晚節稱疾閑居不慕榮貴斯可尚也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御史大夫湯之子年十五為侍中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後封富平侯為衛將軍

師中

師中東海下邳人傳言師曠之後善雅琴漢志有師氏八篇中所作也或云師中為漢武帝鼓琴而奏琴書其後下邳人猶多好琴以中故也

趙定龍德

趙定者渤海人也龍德者梁國人也宣帝元康神爵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二人者能鼓琴帝皆召之入見宣宣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净少言語時間燕為散操聞者多為之涕泣漢志載雅琴趙氏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此二人所作也劉向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惜玆二書之逸不克究其詳也漢世雅樂未立鄭音作於朝廷遍於天下獨定也德

也中也以雅琴為事蓋好古博雅之士也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世大儒嘗作琴傳并須向博極群書所著必精備余不得見之惜哉或云楊子雲嘗製琴清英今皆逸矣

宋勝之　牧羊鼓琴

宋勝之字即子南陽安衆人也以孝慕信義聞友太原郇越楚國龔勝師事兖州刺史閻蘭蘭為荊州請勝之為從事勝之辭焉去游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太原太守陳咸使勝之兄弟其姊召之姊不肯曰勝之有高士之節我呼之將来以我損勝之高節亦不願也咸乃止更別

使人呼之果不來元始三年卒或曰勝之常挾琴牧羊巨澤中漢王知其賢將聘之屬以政勝之聞之曰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吾弗為也竟逃山中不起

桓譚　琴鼓繁聲

桓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為大樂令譚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偏習五經建武中大司空宋仲子薦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仲子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誚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中正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仲子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仲子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令以忠正導主而
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蓋譚之知音兼
於雅鄭不能守雅而奏鄭以求悅於上宜其見咎於君子
也前使又言譚嗜倡樂何其好之不醇也歟少時數從楊
雄劉歆辨析疑異嘗謂子雲大才而不曉音子雲曰事淺
者易喜理深者難識卿何不識雅頌而好鄭聲也蓋子雲
譏其不能為醇儒耳譚又嘗曰吾志樂聽音終日而心不
足由是察之深其音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則一過而已
此所以自解也譚嘗著書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其一篇
曰琴道有發首一章會卒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蓋能捨鄭

而適雅乎恨未得而見之嗚呼去古寖遠正音不聞今之為樂者其孰雅鄭之辨哉

劉昆　琴知清角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光武時以老儒為光祿勳清角之操自師曠後不聞有能者而昆能知之蓋達於樂者也自昆之後其知之者鮮矣惜哉

梁鴻　彈琴自娛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肥遁之君子也與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故終身寧為傭保而不屑祿仕者蓋有以助其樂也

馬融　絳帳女樂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高才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尤善鼓琴好吹笛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拜議郎年八十八卒融雖曉音律特以為玩而非得趣於琴者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嘗作琴賦或曰有琴歌今皆未見

蔡邕　爨桐焦尾　螳螂殺心　清溪五弄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嘗作琴賦曰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

翕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即曰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行次偃師稱疾而歸後應辟累遷議郎䟽論奄官謫徙朔方既會赦還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嘗經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之奇聲獨絶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裂之聲知良木也材以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將害邕邕不得已遂應命既至旬日之間歷三臺卓重其才遇邕甚厚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開益後坐卓為司徒王允所誅天下惜之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由此觀之人之善惡存於思慮

則見於音聲惟知音者能知之故曰惟樂不可以偽為人之思慮且知之則世之治亂舉不能隱矣漢世樂道廢缺如伯喈者一人而已或云邕嘉平中嘗謁鬼谷先生不遇慨於清溪遊覽巖谷山有五曲曲有幽居靈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王允等異之蓋所謂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得於此也余以為不然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噫伯喈始不屈於五侯而終見羈於董氏豈流離困窮不堪其苦而聊以息肩乎將欲忠論正音規諷暴戾而感發其善心以救生民乎何所遭之不幸也邕所製焦尾琴至南齊猶在王衣庫明帝嘗以給王仲雄彈之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邃於聲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爲魏太樂令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帝嘗對賓客欲使吹笙鼓琴夔有難色帝怒以他事黜之或云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孟求得此聲

阮瑀　撫弦而歌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伯喈魏祖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後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太祖太祖怒瑀不從時在長安大延賓客召入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其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已死女

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其曲既捷音聲殊妙
當時冠坐太祖大悅後並與陳琳管記室

阮籍　兄子咸　子瞻　貰酒扶琴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居於魏晉衰亂之際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時意忽忘形骸時人以為癡而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卒於步兵校尉年五十四嗣宗能為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待之母喪嵇喜来弔以白眼待之喜不懌而去喜弟康聞之乃貰酒扶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禮法之士薄之如讎矣兄子咸字仲容與嗣宗為竹林之遊而任達不殊妙辭音律善彈琵琶輔始平太守卒子瞻字千里清虚寡欲自得於懷亦善彈

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為彈之神氣沖和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以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季流子　向風彈琴

季流子不知何時人也阮籍嘗稱季流子向風而彈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互為哀傷非為善樂也夫以哀為樂者非樂之正也樂者主於和而已矣

嵇康　琴賦　廣陵歎絕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有冠倫之才韜世之量尊生以存道居正以待時而卒不見容於衰世古今所悼愍者也

博綜技藝特妙絲竹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
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宜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
近於音聲也甞著琴賦於琴德備矣其辭曰惟椅桐之所
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合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而獨茂兮飛英蕤
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
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巖
玄嶺巉巖岞峉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
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
據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
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

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羽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俗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崐崘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illegible]顧茲桐而興慮

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
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裛厠朗
密調齊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
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
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
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
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
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
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
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
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愲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

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𦅻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

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横絡繹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就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鼓春風

既豊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illegible]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逸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

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
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
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
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
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
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
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
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之所
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而統物咸日用而不
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
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

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
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而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
之所貴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
質美平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
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嘗為中散大夫時晉將簒魏叔夜
不樂仕進鍾會以康負德望勸司馬誅之康臨刑顧日景
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常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
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或云康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
引琴而彈夜久忽有客詣之自云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
致清辯固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
不傳亦不言姓字此說已怪不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

唐之李勉乎

嵇紹　腰鼓雜琴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靜居私門山濤啓用之至惠帝時為侍中死於忠義當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康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不自得而退延祖可謂自重其藝也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與嵇康呂安游嵇呂並以事見法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昔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閔周兮悲麥秀於商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

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云

譙人公孫宏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能屬文潘岳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

顧雍

吳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壹清淨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之曰卿必成遠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字元歎言為伯喈之所歎異也其後佐孫權安輯江表號為賢相邕誠知人云

顧榮　上床鼓琴

顧榮自彥先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以才用為晉元帝軍司馬雅與同郡張翰友善謂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彥先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政季鷹謂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彥先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

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蒓菜鱸魚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遺憂以毀卒

許詢

許詢字元度高陽人父以琅琊太守隨中宗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家於山陰詢幼冲虛好泉石清風明月琴酒永懷中宗聞而詔為議郎辭不受職遂託跡居永興肅宗連詔司徒椽不就乃策杖披裘隱於永興西山憑木構堂蕭然自致至今山名曰蕭山

太尉中兵叅軍

太尉中兵叅軍宗慤叔宗炳荊楚高人子弟皆以琴書相尚慤獨慼激好功名慤甞遇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

歎曰汝若不富貴必敗吾宗耳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子並爲農夫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令日中驅雀遂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學舍壁後以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從雷次宗母亡水漿不入於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溪中天台山開學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爲揚州主簿及踐位乃至上表稱山谷臣東歸上賜麈尾扇素琴服食不與凡人通每旦出戸山鳥集其掌中而

食年六十四卒於剡山體柔軟道家謂之仙化焉

謝安石　琴錄作

謝安字安石江東名宰相也棲遲丘壑則情寄雲霄高步廊廟則功濟海内惜其材不遇時壽不伸志卒未能混一區宇也使其得君而克壽雖伊傅蕭葛何以加諸安性好音樂常隱遁山林游賞必以妓女及晚登台輔雖朞喪猶用絲竹家有名琴後為齊竟陵王所寶以此知太傅之工琴也或曰嘗作升平調云又傳戴公從東出太傅往見之太傅輕戴但與論琴書戴無吝色論琴盡妙兄尚亦善音樂博總衆藝及為鎮西將軍鎮壽陽於是採拾樂工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劉琨 胡笳五弄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當永嘉之亂爲晉守并門却群胡而終殞于難位至司空琨少而俊偉洞曉音律其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長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意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走琴家又稱琨作胡笳五弄所謂登隴望秦竹吟風哀松露悲漢月傳至趙耶利復脩之奇聲妙響在於此矣

袁準

袁準字孝尼陳郡人少好琴未嘗一日徹去嘗學廣陵散於嵇叔夜叔夜靳而不傳臨終悔之官至給事中或傳孝

尼乃叔夜之甥嘗竊傳其曲謂之止息然據叔夜琴賦已有廣陵止息豈自古已立此名而叔夜孝尼復潤色之耶

王子猷　人琴俱亡

王徽之字子猷逸少之子放達不羈為桓冲騎兵參軍其弟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王謝諸俊皆好聲樂太傅作相雖朞喪不廢樂逸少嘗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其於琴也孰謂不能但史氏不暇盡言之耳

二戴　王門伶人

戴逵字安道隱遁當世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

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雖迹放巖谷而常以禮法爲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累召不起乃逃于吳吳國内史王珣有别館在虎丘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後復還剡終不詘以卒長子勃有父風以散騎侍郎召不至次子顒字仲若少以孝聞亦不仕隱居于剡凡諸音律皆能揩手勃與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曲不忍復奏遂合造新弄勃爲五部顒製十五部又長弄一部並傳於世桐廬多名山兄弟並往遊因留居焉勃疾病毉餌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閑逸非有心於語默今兄方病顒當干祿以謀救療耳乃求爲海虞令

勃卒遂巳顒亦羸患乃就吳下養疾吳下士人共為築室
有泉石林硐以象隱所盖恐其去也衡陽王義秀鎮京口
迎至于黃鵠山憩竹林精舍義秀亟從之遊顒野服不變
為之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
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曰吾東巡必宴戴公山也以其好
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年六十四卒當彼之時天下方苦於
干戈此三君子者不嬰懷紱冕世其素履獨以琴繇為事
百世之下可以革貪競而長冲泊如其清晉宋之間搢紳
猶多解音律盖承漢魏嵇蔡之餘風流未遠故能度曲變
聲可施後世自唐以來學琴者徒倣其節奏寫其按抑而
未見有如三戴者况嵇蔡乎嗚呼安得知音之士與之共

論至樂哉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洪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畧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山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召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而竟以壽終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

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為事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畧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欽承明誨服我所素撫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穀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拔

局促幅實獲我心

陶淵明　　素琴寄恚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懷忠履潔忘懷於得喪之境古之伯夷原憲榮啓期之徒歟性不解音常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常撫弄以寄其意每曰但得琴中意何勞絃上聲蓋得琴之意則不假鳴絃而自適矣嘗有詩云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又云樂琴書以消憂非虛言也卒謚靖節先生

賀韜　　防風鬼舞

賀韜為横陽令善鼓琴先是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跂雷門上脚垂至地聞琴聲輙在賀中庭舞亦異事也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莫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召至鄴遂不屈數年病卒本傳鳳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

王徽及其姪孫祐

王徽字景玄晉相導之曾孫少好學工書解音律而不屑仕宦尤善琴并著譜序今此書亡矣為右軍諮議參軍姪孫祐字嗣宗雅為從兄儉所重特善莊老夷然獨立不交當世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弟可謂朝隱答曰臣從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進之不從命卒於黃門郎

王僧虔

王僧虔以文情學解見重江表太祖嘗曲宴群臣使各效伎藝王儉誦封禪書褚淵彈琵琶沈文季歌張恭兒舞獨僧虔彈琴封禪書近於諂不若琴之愈也僧虔知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論之勑付外鑾華尤善隸書位侍中左光祿大夫薨

謝希逸

謝莊字希逸以文藻風槩獨冠當時歷典樞要以中書令辛史雖不言其善琴然故傳希逸作琴名今所存古人名氏班班可識意即希逸所操也非屬意於絲桐者詎能憩憩於此哉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隱于縣北石山與諸孤兄弟共釜庾之資田不改節授琴於戴逵郡府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食常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勸年八十二卒

宗少文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隱遁荆土不應辟請妙書琴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輙忘歸宋興以太子舍人庚子召之不起嘗西涉荆巫南登衡嶽有疾乃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大祖遣樂師楊觀就

炳受之元嘉中卒

蕭思話

蕭思話南蘭陵人少以慱誕遊遨爲事旣而折節好學工於琴書累歷方鎮除侍中大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而謂曰想嘗有松石閒之高意也以鎮西郢州刺史卒思話外戚勲臣而雅音不廢亦可嘉也已嘗有手勑予琴之賜

二柳

柳公雙璅　始制擊琴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事南齊以平沈攸之勲至平南將軍遷尚書令少立功名晩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在朝不嬰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卒年五十子惔亦曉音律惔弟惲字文暢嘗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詩人到于今稱之為吳興太守卒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素琴在側授惲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矣惲雅善音律尤篤好於琴嘗以為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并上樂議具有條緒蓋不惟能於琴指亦深知其意義也每奏其父時常感思因復變體備寫古今嘗賦詩未就以筆搪琴坐客以筯

和之惲驚焉其哀韻乃制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尤善
奕棊梁武謂其才藝足了十人也

柳遠

柳遠字季雲爲元魏儀同開府參軍事好琴酗酒時有文
詠放情其閒後客游卒從弟諧頗有文學善鼔琴以新聲
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仕於北齊風德清尚譽重一
時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爲兖州刺史能鼓琴自造龍吟
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之當世以爲絶妙卒於州

楮彦回

褚彥回宋丹陽尹湛之之子少有履操美儀皃善容止俯仰進退可觀時人方之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在坐擊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然與袁粲並受宋明帝託孤之任而佐齊高帝害袁粲義士非之

沈麟士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宋齊之間辟召不應隱居餘不吳差山中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常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年八十五卒

徐湛之

徐湛之字孝源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官至太子詹事出為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景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縱琴酒之樂盡游玩之適云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興世之子也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曰聞張郎弓馬多少

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武帝時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勑欣泰甒寮欣泰停杖於松陰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祭軍

王慈 幼取琴硯

王慈字伯寶僧虔之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古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

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元嘉二十五年領國子博士轉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

江祿

江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皃端小神明俊發初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

江夏王鋒

江夏王鋒字宣穎小名阿黎齊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氏家無紙劄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至十歲便能屬文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阿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鋒善與人交從事王子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隆昌元年為侍中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

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錚闘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眉欲益反獘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

王仲雄

王仲雄恭則之子也善彈琴當時絕妙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明帝勅五日一給仲雄於御前彈琴作懊惱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時帝欲害恭則聞曲愈猶愧焉

侯安都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隷書能鼓琴涉獵書傳

為五言詩頗清靡

師覺授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嘗於路中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云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枱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蘇

楊佺

楊佺字仕業弘農華陰人也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楷之子也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楷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佺獨不交游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佺曰苟有良田何憂晩歳但恨無才具耳

李酋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解鼓琴善屬文尺牘之敏當世罕及

裴譪之

裴譪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譪師之而微不及也

琴書大全卷第十四